

百年烟雨图

中国当代作家、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

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

卷二

吉狄马加 张同吾 主编
刘北平 执行副主编

- 上甘岭日记..... 甘耀稷
我所知道的高玉宝..... 胡世宗
丙辰“四·五”纪实..... 哈斯乌拉
“文革”初期《红旗》杂志见闻..... 牧 惠
四十年播音生涯散记..... 龙 珍
我所经历的“7·28”汕头特大台风..... 李延麟
和狗一起吃饭的日子..... 陈映实
触电：《红雨》、《西沙儿女》、《金光大道》改编记..... 杨 啸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K825.6
25.2

二十世纪作家、诗人及知名学者
个人难忘经历文集

百年烟雨图

中国当代作家、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

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

卷二

〔吉狄马加 张同吾 主编〕
〔刘北平 执行副主编〕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烟雨图/吉狄马加、张同吾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5059-3443-0

I. 百… II. ①吉…②张… III. 作家一生平事迹—中国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9907 号

书 名	百年烟雨图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责任印制	胡元义
责任校对	安国富 刘志昌
排 版	徐朝晖 陈 丽
印 刷	北京大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651 千字
印 张	26.25
插 页	4 页
版 次	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443-0/I.2624
定 价	48.00 元 (一、二卷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《百年烟雨图》编委会

顾问：

- 胡累青（社会知名人士、著名国画家）
翟泰丰（原中宣部副部长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）
李 瑛（著名诗人、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）
朱增泉（著名诗人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）
邓友梅（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）
浩然（著名作家、北京市作协主席、《北京文学》主编）
林连昆（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、北京人艺副院长）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- 吉狄马加（著名诗人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）
兴安（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）
刘北平（青年作家、中国诗歌学会文化开发部主任、北京北平翰林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）
毕淑敏（著名作家）
吴泰昌（《文艺报》常务副总编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张同吾（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、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）
李延麟（诗人、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裁）
李小雨（诗人、《诗刊》副主编）
周 明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）
柳 萌（著名评论家、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社长）
洪 烛（青年作家、诗人、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）
桑恒昌（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、《黄河诗报》社社长）
崔道怡（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、鲁迅文学院教授）
舒 乙（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）
雅 鲁（诗人、副编审、装帧设计师）

主 编：吉狄马加、张同吾

执行副主编：刘北平

副 主 编：雅鲁、祁人、王妍丁

目 录

(卷 二)

苦瓜的味道	李 锐(411)
丫丫祭	康 桥(416)
十八天大楼的棋	孔庆东(420)
天物二题	沈仁康(428)
去见毛主席	赵长天(434)
文化老人剪影	唐师曾(438)
我所知道的高玉宝	胡世宗(449)
从无家到有家	舒 展(456)
“文革”初期《红旗》杂志见闻	牧 惠(464)
大雁落脚的地方	毕淑敏(477)
尘缘	罗维扬(490)
阿黄小传	屠 岸(499)
终生难忘的一桩往事	池北偶(504)
绿色遥思	张 炜(508)
点与线	航 鹰(515)
感谢跳舞	刘兆林(519)
四十年播音生涯散记	龙 珍(526)
最难忘的	叶 辛(533)
灵魂的白发	桑恒昌(538)
以诗言情话旧事	李松涛(541)

和狗一起吃饭的日子	陈映实(545)
表哥	何启治(552)
日寇侵占下的一个山庄	姚远方(559)
回忆饥饿	林 白(562)
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	曹乃谦(565)
寻访平凹	李霁宇(570)
延水的旋律	骆 文(574)
丙辰“四·五”纪实	哈斯乌拉(578)
最初的书房	李贯通(585)
科索沃危机:文化上的思考	金坚范(588)
萧乾和他的朋友	文洁若(595)
上甘岭日记	甘耀稷(609)
封疆之险	王立纯(621)
好人于是之	郭启宏(628)
我来到亚运期间的北京	洪 烛(632)
廉价的泪水	张笑天(641)
一缕淡淡的思绪	苏 晨(648)
囚禁歌声	柳 萌(654)
我们同是母亲	陆星儿(658)
永远的熊组长	陈世旭(662)
触电:《红雨》、《西沙儿女》、《金光大道》改编记	杨 啸(669)
双亲之死	盛海耕(683)
我在北京人艺的三位恩师	顾 威(689)
逃亡	钱国丹(697)
丹柿小院的怀想	彭 龄(704)

三十三岁之前	蔡晓航(709)
远逝的风景	刘亚舟(715)
我所经历的“7·28”汕头特大台风	李延麟(721)
人决不会被狗出卖	王群生(727)
眼睛	柴福善(731)
求学记历	马 力(734)
铭记一生的教诲	黎汝清(740)
招魂赋	胡 征(748)
终生难以忘怀	戈宝权(751)
失踪的河	毕玉堂(755)
我的恩师曹禺	安柯钦夫(761)
坍塌	焦祖尧(766)
孤胆英雄	庞壮国(773)
北大杂忆	岑献青(776)
九江大决口封堵纪实	葛 逊(786)
京都琐忆	刘荫柏(793)
偷渡记	田 野(798)
世纪老人郑超麟	莫 洛(803)
猫场记	胡维汉(806)
粉墙瓦舍:我的世纪怀恋	俞天白(811)
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一次难忘演出	岳 野(815)
我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做副刊编辑	黎 辛(818)



李锐 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。湖南平江人,1917年生于北京。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,参加“一·二九”运动,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。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战争年代在湖南、延安和东北,主要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。1949年至1952年任《新湖南报》社社长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。1952年转业到工业部门,主管水电建设工作。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,兼任毛泽东的秘书。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,被定为“彭德怀反党集团”成员,撤销一切职务,开除出党,下放劳动。“文革”时期关在秦城监狱八年。1979年平反复职,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、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。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、常务副部长。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,中共十三大被选为中顾委委员。著述甚丰,主要有《窑洞杂述》、《热河烟云录》、《新湖南的诞生》、《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》(增订第三版改名《早年毛泽东》)、《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》、《苏联的水力发电建设》、《论三峡工程》、《龙胆紫集》(旧体诗词)、《起用一代新人》、《我心中的人物》、《李锐往事杂忆》、《庐山会议实录》、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、《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》、《大跃进亲历记》、《李锐日记》(出访卷)等。

苦瓜的味道

李锐

每年夏秋两季,从苦瓜上市,家里餐桌上就离不开苦瓜,有时还晒些苦瓜干,冬天可以煮汤吃。这不仅是童年养成的饮食习惯,苦瓜于我还有一种如老友的感情。

我十七岁以前在长沙度过,苦瓜同冬瓜、黄瓜一样,是夏秋家常便菜,且当“盐果子”吃。所谓“盐果子”,就是黄瓜、苦瓜、菜瓜以及生姜、梅子等,用盐腌渍后,晒干,保存在瓷罐中,给孩子们当果子吃,母亲每年都要做许多。这是平江老家传来的,湖南好些县大概也有此传统。腌制苦瓜,一切两半,除去内瓢,里面还塞进一些晒干了的紫苏、梅丝、甘草末等,吃起来特有滋味。

离开学校尤其到延安以后,漫长的岁月中,就同苦瓜告别了。

但在延安,也还有吃苦瓜的经历,我在《忆六如老伯》文中曾经写到,李六如是我父亲的同乡至交,在延安时,“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。延安生活苦,每去必留餐,‘打牙祭’。他种了苦瓜,有时还杀鸡,苦瓜、辣椒炒鸡,这是道地的家乡菜。”据古书记载,苦瓜早就传到北方,也传到京师。但我的印象,北京人过去似很少有吃苦瓜的习惯。1934年、1935年、1937年这三年的暑假,我都在北平,记得市面没有见过苦瓜。195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,大概1954年,才偶然买到苦瓜了。北京有湘菜馆,是抗战结束以后的事。1949年后,北京的湖南人就显著多了起来,这大约是苦瓜进入北京蔬菜市场的主因吧。两广和江西、四川人也吃苦瓜,似不如湖南人吃得多。1980年我还在电力部时,一次去书记处开会,散会时走过院子,见高木架上竟爬满了苦瓜,且长而粗,我兴奋地摘了好几条。后来知道,这是胡耀邦种的。苦瓜的瓜期类似黄瓜、丝瓜,也许下架还要晚一些。少年时我上街买过菜,苦瓜、黄瓜都不到一分钱一斤(十六两),猪肉是两角钱一斤。可是,现在苦瓜初上市,前几年要两元、三元一斤,最便宜也要五角钱;今年一上市就六元一斤,比猪肉还贵。我很不解其中之理,猪肉同苦瓜之间的价格差,太不合乎价值规律。人民大会堂的宴席上,我吃过苦瓜,没有吃过黄瓜,苦瓜的身份在首都特别高一些,是否因其有“食疗”作用呢?

我查了一下《辞海》和有关书籍,苦瓜俗称“锦荔枝”、“癞葡萄”,还有凉瓜、癞瓜、红羊等名称,香港叫菩提瓜,原产印尼(一说印度),明以前古籍均无记载,《本草纲目》已有著录,这就是说,迟至明万历以前(十六世纪)就已经引进了,不知道是否郑和下西洋带回的。苦瓜富蛋白质、维生素,尤富维C,每百克含八十四毫克,居瓜类之冠。苦瓜无处不入药,瓜、藤、叶、花、根均为良药。中医认为苦瓜味苦性寒,有清热消暑、明目解毒之功;可治中暑发热、牙痛、肠炎、便血等;外用擦拭可治疖子和疔疮、痈肿等症。近年又传苦瓜制剂可以治糖尿病,已有医院和研究所进行实验论证,写出

专文,疗效甚高。在蔬菜中,苦瓜含粗纤维多,含碳水化合物极低,这大概都对糖尿病人好处。

现在要谈到“如对老友的感情”之由来了。1959年庐山下来之后,我先到北大荒劳动,后又在北京闲住两年,1963年尾才算有个着落:下放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。这是大别山中的一座小水电站,职工百来人。我孤身一人,在食堂吃饭,也自备一小煤油炉,偶尔做点可口的饭菜。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所言:“君子游道,乐以忘忧;小人全躯,说以忘罪。”人是能够渐渐适应并且习惯任何环境的。1959年后,我早已习惯一切自理的生活程式,这时也就想起久违的苦瓜来了。安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苦瓜,湖南的大姐给我寄来苦瓜籽,于是自己种将起来。水电站职工家家都有菜地,弄一小块土地是很方便的事。秦失其鹿,召平做不成东陵侯了,只得在长安城东种瓜,他种的是甜瓜,我种的却是苦瓜。种瓜得瓜,1964年的夏天,我就吃到自己种的苦瓜了。种苦瓜一次上足底粪就行,不必常去侍弄,瓜一爬架,多得吃不完,我的饭量也增加了。

苦瓜之苦,大概有其特异的一种苦味素,决非“咸得还苦”之苦(《尔雅》:“苦,大咸也”),也不是黄瓜尖头碰到的那种不堪入口之苦,更不是俗话中说的“叫苦不迭”、“含辛茹苦”、“哑巴吃黄连”那种苦了。“自古瓜儿苦后甜”,苦瓜之苦有种清香气,回味无穷,确实有种“苦后甜”的味道。晚饭后,散步到自己的瓜地,摘下几根苦瓜,这真是“黄连树下操琴,苦中作乐”。我这个自种自吃苦瓜的生活,在水电站也就传为佳话,人们对此颇感兴趣,但谁都不愿认真当菜吃,有的人尝了一口马上吐掉。我却乐得忘乎所以,竟做起诗来(载《龙胆紫集》):

长沙寄我苦瓜子,淮上无人识苦瓜。
半口犹嫌瓜太苦,岂知其味苦殊佳。

而且用大张有光纸写好,贴在墙上,僵卧斗室,日夕相对,又是一种自得其乐。用毛笔书写大字,这还是小学时练《麻姑坛记》的经历。来到水电站当语文教员,山中会写毛笔字的人太少,于是春节期间我就包写了家家户户的春联,也做了不少春联,还记得为公家做的两副:“堵塞一切漏水,培育四周山林。”“掌握水文规律,确保大坝安全。”自己房门口贴过一副:“山居浩气更风发,窗外涛声代鸡鸣。”平时也常换一换墙上贴的诗幅。毛主席的诗词,最喜欢《西江月:“西风烈”》那一首,前程未卜,苍凉悲壮,感人至深;也写过庐山仙人洞那首:“暮色苍茫看劲松,乱云飞渡仍从容。”感到这也是诗人的一种特殊心境。

山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。当我颇为自得其乐地在深山中悠游岁月时,平地一声雷,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来临: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。我自己知道“当之无愧”。批斗一起,在劫难逃。可是,水电站的职工对我这个文化教员很少恶感,庐山之事也不知其详,发言来,劲头不够。运动年代总有尖端人物,于是就地取材,从我墙上的“毒草”,从我种苦瓜写苦瓜诗批斗开来:“你这是要自己不忘记苦,对党严重不满”;“你这是说新社会苦,对现实不满”;“你想为自己翻案,吃苦瓜是卧薪尝胆,准备翻案。”……有个文化高的干部,硬说我门联上写“浩气”,是认为真理仍在自己这一边,党整我整错了。还有人指出,什么“暮色苍茫”,什么“乱云飞渡”,“这是你对新社会的阴暗观察,充分反映了你思想何等反动!”批苦瓜和苦瓜诗不要紧,那是自作自受;批到毛主席头上来了,可不得了。于是我赶紧把主持批斗会的人拉到一边,又连忙回到房间把《毛主席诗词》翻给他看,才算没把“苦瓜诗”扯得太远去了。

这个小水电站孤处深山之中,区政府所在石槽小镇离此五里地,也只有那么几十家小铺子。当时值得戴高帽游行的牛鬼蛇神,记得不过一二人。我终于被水电站小学的几十个小学生押着,到石槽游了一趟,没有一个大人参加。我想,当年屈大夫“冠切云之

崔巍”，不是以戴高帽为荣吗？又想起大革命时当童子团，见到过街上土豪劣绅戴高帽被农民牵着游街的场面，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写过的，真不料自己也要过这把瘾了。浮想联翩，想入非非。心中稍觉委屈的是，只够格让小孩子押着，小小高帽也只尺把长，同我的身份太不相称。五里地是河边山路，没有行人，镇子上人也少，更无人围观。游罢归来，此种复杂的心情，还写过一首打油诗。

我们湖南有句谚语，把做令人切齿的事，树敌，叫作“种苦瓜子”，意思是以为以后有苦吃的；在修辞学，大约属于比喻一类。我这一回真是的确因种苦瓜子而有苦瓜吃，而做苦瓜诗，而因此挨批挨斗挨“游团”，而吃了另一种同苦瓜之味不同的苦了。



康 桥 1964年元宵佳节,一个女婴用自己亮丽的啼哭,向飘雪的世界宣称她的诞生。少校军官康桥,注定在自己的歌哭中叩开诗歌的大门,她所走过的台阶与人生注满诗的激情。1980年,爱诗读诗的康桥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;1993年,出版有诗集《寸草心》的康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;1996年,出版《火中舞者》(六人诗合集)的康桥考入鲁迅文学院。从护士到宣传干事到文艺创作者,康桥为着诗失去了她生活中所有能失去的,但她始终是乐观的饱满的。1998年,康桥出版了诗集《血缘之源》,其中的长诗《殇问》(六千六百多行),被诗评家认为是“‘抒情史诗’的新收获。”

丫 丫 祭

康 桥

我所追忆的是一个已经死去,且年龄不足一岁的婴儿。

这是我当护士时候的事。

1983年,作为军区军医学校的学员,我和同班同学被分配到海滨城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实习。

在妇产科,一个没有名字的新生儿,被她的父母遗弃在医院。

我很喜欢这个弃儿,因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还因为她是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来到我们中间的。我无数次地回忆起那个早晨,一个与我们相关又不相关的生命,曾那么长久地影响过我。

所有婴儿的啼哭和微笑,都是生命的礼赞!

那一天,一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命,一个可爱的小生灵,她本能的哭和笑,把我们整夜工作的疲劳驱赶得无影无踪,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欣慰。只是,那个惊喜没有持续很久,我们很快发现,难产的婴儿是严重残缺的孩子——先天脊椎裂。

孩子的父母没有抱一抱他们亲生的女儿,没有多看她一眼,也

没有给孩子留下名字，悄悄地溜掉了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这可怜的弃儿，没有吃母亲的一口奶水，没有一个亲人的守护，在医院里艰难地度过了五十五个日日夜夜。

我值婴儿室护理班时，总不会忘记给孩子喂牛奶、换尿布。看着孩子甜甜的笑，我给她讲她还不能听懂的话，她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似乎领悟了我的一片爱心。

我给孩子取了一个没有任何色彩的名字——丫丫。

从附近的集市上，我买来了红色的气球，带到孩子身边，轻轻唤着她的名字。

丫丫是个很有悟性的小精灵，她乌黑晶莹的眼睛端详我、注视我。在她幼稚的情感世界里，一定萌发着什么微妙的东西，只是她不可能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个悲剧的角色。像其他婴儿一样，丫丫用期待的目光寻着自己的亲人，守护着自己不完全的一天天长大的梦。别的婴儿啼哭时，丫丫静静地像听音乐一样，琢磨着人类简单的最初的语言。当别人哭声停止，丫丫却又用她开始清亮后来沙哑的哭声证实自己的存在。后来，丫丫独特的高频噪音的哭声，不再讨人喜欢了，为了别的婴儿的健康，丫丫被隔离了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丫丫在病痛中一点点消耗着生命，她瘦得皮包骨头。但丫丫的眼睛和哭声在我的感觉中还是迷人的。我有空就给她喂奶、换尿布。一次，我细心地给丫丫清整好发臭的身子，把患湿疹的部位擦上痱子粉和药膏，她会心地笑了，我也附和着回个笑，心里却流淌着痛苦。一个多月的孩子，承受了父母的遗弃和病痛的双重折磨，孩子有嘴难诉，哭声也使人们不能忍耐。

病魔无情，一天天地吞噬着孩子。丫丫的哭声渐渐低弱，脸瘦得变了形，呼吸也很费力，唯有一双眼睛还是那么明亮。

医务人员也许出于人道主义，也许出于责任，不想再让丫丫忍受病痛的折磨，决定尽快结束孩子的痛苦，让丫丫享受法律界和医学界尚有争议的“安乐死”。

护士长拿着注射器来到丫丫身边，望着丫丫摇了摇头，接着就给丫丫注射了足以置她于死地的空气。

尽管丫丫细细的血管深藏在白净的皮肤下很难发现，护士长还是凭着多年的穿刺经验，准确地扎进了丫丫左侧股动脉。

望着护士长的双手，我当时的心在剧抖，尽管医学技术兴许真的不能挽救丫丫，尽管没有人长时间为丫丫承担医疗费用，更没有人肯收留丫丫，可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丫丫这样离开人世。

无奈，我那时只是个实习护士，任何的阻止都是苍白无力的。
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：丫丫没有死。

空气栓塞了丫丫身体的左半部，皮肤由洁白变得青紫，失去了活动能力，丫丫顽强地用右侧上下肢舞动着，哭喊着，泪水成串地往枕边流……

医生护士们惊异地瞪大了眼睛，随即泪水充盈了每个人的眼眶。

到了这一步，谁还会希望丫丫继续活下去呢！医生咬紧了牙，沉重地下达了命令：注射大剂量冬眠灵！

丫丫的眼睛专注地注视着给她打针的护士，不一会就轻轻地闭上了，像往常哭累了静静地睡去一样。

在确认丫丫已经停止了一切新陈代谢之后，医务人员准备把她埋在附近的田野。我给丫丫擦洗好身子，换上新的衣服，不知怎么，丫丫半边青紫半边苍白的瘦小身子，总在我眼前浮现，让人想起露野的干骷髅……

记不得当时怎样挖好了那个不成形的坟穴，只记得含泪把预先采来的各色野花铺在底层，把吹爆了的那只红色气球碎片洒在属于丫丫往后的日子，把丫丫放入刚好能容下她身子的坑内。

在我铲了第一锹土，闭着双眼把沉重的泥土抛洒向丫丫的时候，一声尖厉的啼哭永远地刺痛了我。

丫丫，她还活着！

我扔下锹拚命往回跑,跑进了迷茫的、除了自己以外看不清一切的雾色之中,任凭泪水洗面。时至今日,我仍能听到丫丫的啼哭,那最后的令我撕心裂肺的哭声,撼天动地,使我悚然中陡生一种追悔莫及的痛楚,尽管我清楚,是无知和无能夺去了丫丫的生命。

独自徘徊在雾中的小树林,我想到了许许多多。人,应该只有爱护生命的义务,而没有摧残生命的权力;应该对自己、对后代、对他人的生命负责。然而,我在行动上给了丫丫什么呢?只有微不足道且毫无价值的同情和怜悯。

丫丫,原谅我,原谅我当时的脆弱;一个十八岁的姑娘,未能拿出勇气负起拯救你的责任。我知道忏悔无用,但我只有用带泪的忏悔向你表白我们是爱你的,也仅想以此慰藉黄泉下已和泥土融于一体的你。



孔庆东 姓孔,行庆,名东。笔名孔醉、醉婴、周三、丛剑、孤岛独一郎等,外号不详。祖籍鲁国沂蒙山区,系孔丘孔仲尼先生第七十三代非嫡系传人。1964年9月22日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时,寤生于哈尔滨。属木龙,处女座。一岁左右能作人言并使用简单工具。七岁入“五·七”小学,旋入红小兵,后转为少先队。十三岁成为全国最后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,十四岁加入共青团。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修炼。1985年加盟执政党,任中文系学生会主席。1996年获博士学位。其间1990年至1993年在北京二中和北京师院附中任一级语文教师。现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。主要操练现当代小说戏剧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,兼及思想文化批评。主要武功秘籍有《超越雅俗》、《谁主沉浮》、《47楼207》、《青楼文化》等专著。近年在多家电台电视台和多所大专院校设坛讲授金庸小说,受到施主广泛欢迎。江湖人称“北大醉侠”。

十八天大楼的祺

孔庆东

释 名

在我十七岁之前,我家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五十号的“十八天大楼”的五栋一号。我的父母在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住了二十年,直到公元1981年12月20日,我家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下,迁到教化街一所两居室的新居。我永远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它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了新房,让我这个工人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
所谓“十八天大楼”,在哈尔滨还是小有名气的。它不是一座楼,而是由十二栋三层红砖楼房组成的一组楼。据说是“大跃进”的时候,用十八天的速度建成的,还据说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专门前来参观,亲口命名道:“就叫个十八天大楼嘛!”这个建筑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。可是总有一